

荣获 2003 年《犹太季刊》温盖特小说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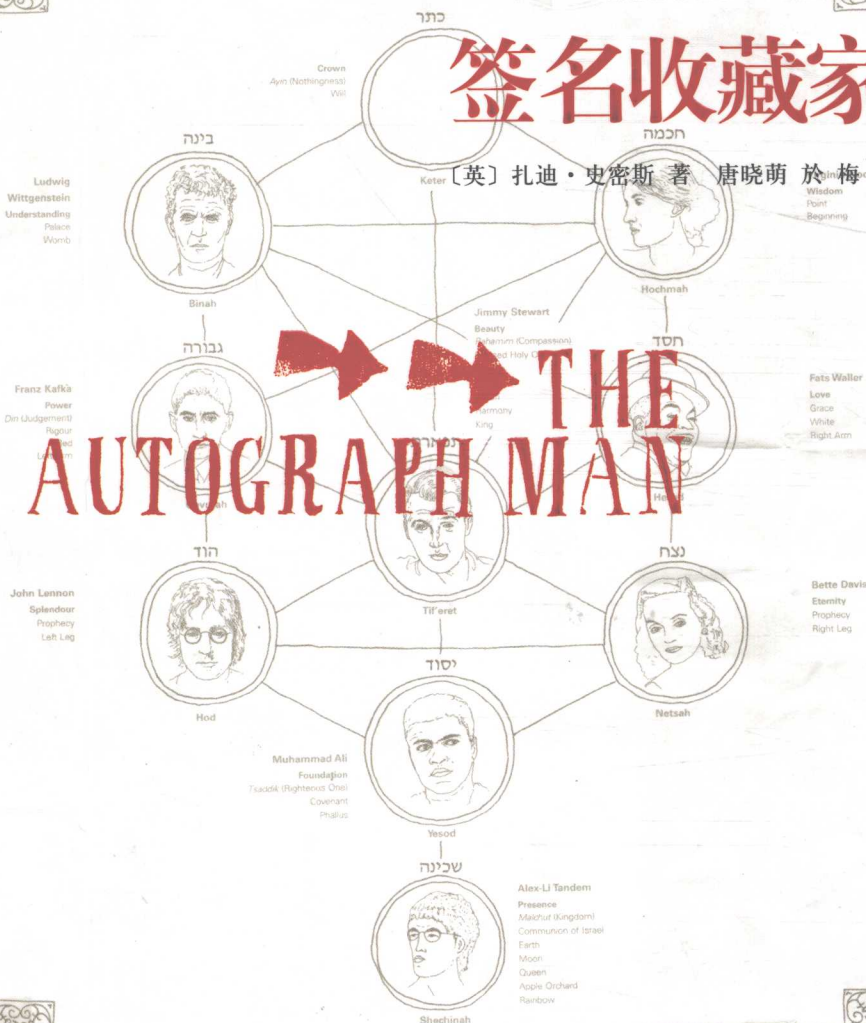
Kabbalah of Alex-Li Tandem

ZADIE SMITH

签名收藏家

[英] 扎迪·史密斯 著 唐晓明 於梅 译

THE AUTOGRAPH MAN



上海译文出版社

荣获 2003 年《犹太季刊》温盖特小说奖

ZADIE SMITH

签名收藏家

〔英〕扎迪·史密斯 著 唐晓萌 於 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签名收藏家/(英)史密斯(Smith, Z.)著;唐晓萌,於梅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9

书名原文:The Autograph Man

ISBN 978-7-5327-4822-8

I. 签… II. ①史…②唐…③於… III. 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2468 号

Zadie Smith

THE AUTOGRAPH MAN

Copyright: © 2002 BY ZADIE SMI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P. WATT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7-782 号

签名收藏家

[英]扎迪·史密斯/著 唐晓萌 於梅/译

策划编辑/黄昱宁 责任编辑/龚容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25 插图 3 字数 243,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4822-8/I·2695

定价:3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021-54742977

献给我了不起的弟弟本和卢克

此书是为友人亚当·安德路西亚而写,他

知道笑话为什么好笑

其实,自然界的事物不像我书信里的线索那样可以组合;生活比中国的七巧板游戏还要复杂难解。

——弗兰茨·卡夫卡《致父亲的信》

我老是假装克拉克·盖博就是我爹。

——玛丽莲·梦露

注意：我是犹太的。贝西伯爵^①是犹太的。雷·查尔斯^②是犹太的。埃迪·坎特^③不犹太。圣约信徒会^④不犹太，哈达莎^⑤是犹太的。

如果你住在纽约或其他大城市，你是犹太的。这跟你是不是天主教徒倒没什么关系，如果你住在纽约，你就是犹太的。如果你住在蒙大拿州的比尤特市，即使你是犹太的，也会变得不犹太。

“酷爱”^⑥不犹太。淡炼乳不犹太，即便它的发明者是犹太人。巧克力是犹太的，奶油软糖不犹太。水果沙拉是犹太的。酸橙果冻粉不犹太。酸橙苏打很不犹太。

所有的德雷克^⑦蛋糕都不犹太。裸麦粉粗面包是犹太的，正如你知道的，白面包很不犹太。速冻马铃薯泥不犹太。黑樱桃苏打很犹太，蛋白杏仁饼干就非常犹太。

黑人都是犹太人，意大利人都是犹太人。抛弃了自己宗教的爱尔兰人是犹太人。嘴巴很犹太。胸脯也是。挥舞指挥棒不犹太。

内衣当然不犹太。睾丸不犹太。乳头是犹太的。

庆祝是个不犹太的词。纪念是个犹太的词。沃尔什夫妇正在和美国空军少校托马斯·莫利兰德（已退休）一起庆祝圣诞节，而布朗姆伯格夫妇则是和从纽约州凯亚美厦湖来的格迪及阿瑟·辛德勒一起纪念献殿节^⑧。

——莱尼·布鲁斯^⑨

-
- ① 爵士乐歌手。
 - ② 爵士乐歌手。
 - ③ 喜剧演员。
 - ④ 一个犹太组织。
 - ⑤ 犹太妇女复国运动组织。
 - ⑥ 卡夫公司生产的一种超浓缩果汁饮料。
 - ⑦ 新泽西的一家面包公司。
 - ⑧ 一个犹太节日,纪念马加比起义胜利后恢复对耶路撒冷圣殿的奉献。
 - ⑨ 美国喜剧演员,作家,社会批评家。

序篇

Zohar^①

摔跤比赛

亚历克斯-李·坦德姆有办法把自己想象成别人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小事，他不十分清楚一般人说的“抽象”是什么意思——他才12岁。他很明白，如果想象在海里游泳，大部分孩子会立刻想到电影里的鲨鱼在身下游过，而他会想到当时有救生员在场。他把自己看做水平面上的一抹污渍，他的头被错当成上下晃动的浮标，他疯狂挣扎的双臂隐藏在层层浪花中。他能看到救生员——一个晒成古铜色的懒洋洋的美国人——抱着膀子站在沙滩上，确认海面平安无事。亚历克斯看到救生员沿着海滩走开，去找昨天遇到的那些德国女孩儿，另外再弄杯冷饮。救生员从一个路过的小贩那里买了杯可乐。鲨鱼把亚历克斯的右小腿生生咬了下来。救生员慢慢蹭到俏妞塔尼亚身边。鲨鱼拖着亚历克斯在水中划了一个血色半圆。救生员和塔尼亚那个长得又丑又平胸的朋友和气地说着话，希望讨好塔尼亚。脊椎骨的一部分断裂了。“你看到了吗？一头海豹！”塔尼亚说，她把亚历克斯绝望的手臂当成了划着水的光洁鳍状肢。然后，他消失了。那是一只小鸟吗？那是一架飞机吗？那是一头海豹吗？不，那是我，快要淹死了。亚历克斯-李就是这副德性。他相信短暂的体验，类似电视的那种。他们这一代人爱看自己

表演。

现在，他在父亲的汽车里，在做一日游的路上。一架飞机飞过头顶，飞得如此之低，简直要威胁到左边那片工业区建筑的拱形波浪屋顶。他们行驶在机场附近一条拥挤的较小的 A 级公路上。右边坐着他的父亲李金，父亲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后座上的两个男孩不断用橡皮筋弹他的后脑勺，没有任何理由。他倾身向前，逃开他们的骚扰，把白白胖胖的手臂伸出车窗外——从飞机上真的能看到他吗？喂！二月的公路两旁，患了厌食症的树木朝他伸出枝叶。作为回报，他摊开手掌，让风穿过他的指间。他抓住一片光滑的树叶，像绷带一样裹在拇指上。他们要去看一场摔跤比赛。这件事可非同寻常。亚历克斯不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业余时间他不是呆在电视机前就是在父亲的诊所里陪他。坦德姆医生在白门后的小房间里自顾自做他的事，亚历克斯就喜欢猫在候诊区，猜测谁得了什么病。他会带一本填字游戏书或者一本漫画，别人老让他一个人呆着，而他也喜欢一个人。脚癣，心绞痛，瘟疫——患者瘫坐进儿童尺寸的塑料小椅子时，他就把这些疾病随意地分配给他们，其实他们不过是有支气管炎或者是更年期问题。谁都不曾注意过他。他只是个孩子，观察着这个世界，就像在看电视剧。不过，从过去的一年里他开始变得引人注目了。他长大发育了，小腹松软，面色灰黄，臀部像个女人。他的新眼镜放大了他双眼的弧度——他看上去难道不是更像中国人吗？少年时代正在离他而去。大家对他的一切开始大惊小怪。他一次次地被老人们抓住肩膀，问些白痴问题。如果你 12 岁，突然之间，所有人对你都会有些忠告，关于

① 希伯来语，“光辉”之意，《光辉之书》是犹太卡巴拉密教文献，以古老的阿拉米语写就，13 世纪开始流传于世。

你和户外活动,关于你和一场很棒的足球赛。他们把你和某个遥远年代里喜欢运动、脸颊红扑扑的男孩做比较。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亚历克斯应该多出去活动活动。他已经意识到,就算没有这次旅行,也一定会有有一次什么样的一日游。

三天前一个晚上,他的父母谈了一次话,具体谈了些什么,亚历克斯不甚了解。当时他睡在隔壁屋里,躺在床上,做着关于悬崖和水的梦。他的妈妈萨拉迷迷糊糊地用胳膊肘支着身子坐起来,等一架飞机轰鸣着飞过后,她说:“李,你知道,周六也许我们可以和阿尔^①做点什么别的事儿,对吧,不是整天傻头傻脑地在你周围闲逛——我是说,不是……”这句没说完的话隐藏了他们之间长久以来的不和,因为在这对感情深厚的父子搭档之间不是总有足够的空间留给萨拉。现在亚历克斯 12 岁了,他的母亲希望看到他——用她的话说——“到社会上去,参与社会,多少和社会衔接上一点,接受一点充满活力的影响……”

李金睁开眼嘟哝了一声。最近她读了什么让她大半夜里和他说起话来活像一本励志书?他觉得头痛,现在是凌晨 2 点。这会儿他应该穿着内衣,咆哮着从走廊走向客房。以前一贯如此。可他再也没时间来经历这一切。夫妻吵架,街头骚动,酒吧滋事——现在这些在李金看来都是现代生活里了不得的奢侈品。你得要花时间来做这些事,花时间吵架、花时间和好。李金已经没了这种奢侈,虽说他谁也没有告诉。他不能冒险让争吵慢慢升级,他根本没那个时间。他惊奇地发现,减去争吵后,剩下的就是爱,大量的爱,从心中涌出。他把枕头拍拍松,挪到更靠近妻子的地方,表示同意。这差不多就算是礼物了,不过,等等,还有:他吻了吻她的

① 亚力克斯的昵称。

指尖,把自己一跳一跳地痛着的脑袋放到妻子两手之间。

YHWH^①

就在这会儿,一架飞机正在空中飞着,亚历克斯·李想象着从一万英尺高空看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他和父亲还有两个熟人——马克·鲁宾梵和亚当·雅各布斯——去看一场摔跤比赛。鲁宾梵(15岁)是李金的会计鲁宾梵的儿子。人人都叫他鲁宾梵,就连他的妈妈也这么叫。鲁宾梵是个高大狡猾的孩子,脸上长着一颗美人痣,而且总是那样一副表情,暗示着他对谁也没什么好感,哪怕这人拉出来的是黄金。李金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他。只不过聚餐的时候,当有人提出去看摔跤比赛时,鲁宾梵和他的父亲当时也在场,于是,他就跟着一块儿来了。另一个孩子亚当(13岁)绝对是个好孩子。他有点肥胖症,这可能是他乖巧的主要原因。他黑得像泥炭,小髻发紧贴头皮,眼珠子漆黑,看不出瞳孔和虹膜的分界线。这三个孩子虽然相识多年,但不在一个学校上学,也不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是他们都去犹太教堂资助的一个社区中心的犹太儿童宗教学校上课^②。李金很担心这次出游会显得有点像撮合起来的,不过看上去他们还不错,聊得挺多。他们在聊些什么呢?他们提到李金从没看过的节目,从没听过的歌曲,还有他从没注意到上映和撤映的电

① 数千年来圣经中上帝之名的拼写,原为希伯来文,各国基督宗教的圣经皆以此拼写。由于YHWH没韵母,世人只能以声母猜测其发音。在中世纪及以前时代,人们不敢妄呼这个圣名,从旧约时代以来凡遇到“YHWH”皆读作“Adonay(上主之意)”；宗教改革以来,新教会开始讨论上主名号的真实发音,耶和华是比较公认的发音,被英国国教认可,而近代根据语言学及考古学研究,认为Jehovah不符合古代中东语言的发音习惯,Yawei(雅威)才是上帝之名的真实发音。在正式的书面体中多写作YHWH,以示恭敬。

② 供犹太教学生课余学习宗教知识的学校。

影。这就好像他儿子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繁忙的高音调频率,这频率李金每年只收听一回,那就是在圣诞节。他得去买那些闪亮的塑料商品,去配合这些神秘的娱乐活动。

“不,但是如果你听的话,”亚历克斯辩解道,一边捶打着仪表板旁的杂物箱,“我实际上说的是《回家》那一集,凯勒斯发现了他的,嗯,他的那个什么,超人的特点。”

“那不是《回家》那集,”亚当说。“那完全是另一集,有超人的玩意儿的。”

“别捶仪表板旁边的盒子了。”李金说。

“我再说一遍,”鲁宾梵叹了口气,一边说,一边勾着手指掏耳垢,“你说的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人呼出的热气让车窗蒙上了一层水汽。李金打开收音机,听到的是嘶啦嘶啦的调频噪音,可以作为他头痛的配音。亚历克斯开始用指尖在车窗的水汽上画三角。亚当裸露的胖乎乎的大腿黏在塑料座椅上。鲁宾梵正经历着那种自然勃起现象,奇怪的是停也停不了,尽管没有来电,也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他略微动了动,换了个姿势。

YHWH

一场《出埃及记》正在上演,走出客厅进入世界:父亲们和儿子们正在出行。亚历克斯看到别的车里也有男孩,他们把覆膜的摔跤比赛海报(大幅红色海报,上面有金色文字,像圣经)贴在车窗上。有时鲁宾梵会装出喉咙被掐住喘不过气来的样子,旁边一辆车里的男孩便假装做出被吊死的模样。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什么能让他们离开周六上午

的电视,什么都不行。根本没戏。电视得把自己从插座上拔下,并且要求亚当、鲁宾梵和亚历克斯立刻追随着它,立刻。你们这些他妈的小怪物蛋(它得辱骂他们)。现在我需要你们,你们这些盖洛兹^①,然后用它笨拙的木头腿蹒跚着跑到户外。当然,这事儿它确实发生了。他们正被一个当红的电视人吸引到皇家艾伯特音乐厅去。他的名字叫大佬爹,是当下英国最有名的摔跤选手。他就像个神。他来自北部,身体肥胖,肤色粉红,全然没有风度,50岁左右,白发,穿一件红色婴儿连体衣。他的真名其实叫雪利。不知为什么,就连这也没有影响他的人气。大家都喜欢他,这个“大家”正是对李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他不想让亚历克斯“显得与众不同”。他知道,儿子的生活很快会艰难起来,他希望这种随大流能够帮他渡过难关。他希望儿子正常,做好了准备。他希望他成为“大家”的一部分。但是你不可能防备所有的不测。比如说,他的儿子很可能是这一路去看大佬爹和巨人何斯塔摔跤比赛的男孩中唯一的一个被父亲说服不去参加受戒仪式^②的人。

李金不断地说,你真的确定这是你想做的事吗?

亚历克斯-李不断地说,爸——爸!

汽车后座上,鲁宾梵正在测试亚当对“大胸男人”这个词的反应,亚当对于自己是个胖子这件事越来越敏感了。前座上,李金正试图用某种他向萨拉保证绝对不会用的方式影响亚历克斯-李。

“亚历克斯,我想问你个问题。”

“我知道。我说了‘好的’,不是吗?那么,好的,我想。”

① 意大利裔男重唱组。

② 指犹太少年13岁时参加的成人仪式。

“可你确定你想去吗？”尽管也于事无补，李金还是说，“会不会是你母亲更想让你去呢？”

亚历克斯做人人都能看明白的呕吐状。

“那——是不是呢？”

“你知道是妈妈想让我们去。所以很明显，这是原因的一部分，不是吗？”

“可你也想去。”

“也许吧。上帝啊，爸爸，别说了，求你了。”

鲁宾梵做了个人人都能看明白的手淫姿势。亚历克斯最后又猛扯了一下仪表板旁盒子上的拉手，然后就把注意力转到打开再关闭烟灰盒上去了。他们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停下。李金转过身看着儿子的脸，他舔了舔拇指，帮儿子把脸颊上的什么脏东西抹掉。

“好了，别这样了。嗯，好吗？这不是个太烦人的问题，对吧？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想背着那些盒子。叫什么来着？”

“护符匣^①。你把它们绑上。绑在头上，再绑些在膀子上。”

李金感到一阵忧伤。他踩下离合器踏板。想到那些带子，他就觉得别扭。与他所缔结的这桩正常、平静的犹太教婚姻相比，这种举动显得太强烈、太不同寻常了。这是什么玩意儿？是不是写在限制性附属细则里的？有多紧呢这些带子？

“好吧。盒子。就像鲁宾梵那样。”

“上帝啊，爸爸。这有关系吗？我只管做一下。这就结了。”

① 13岁以上的犹太男子在每日晨祷时必须佩带经文护符匣，一个戴在前额上，一个系在左臂上方。

“在水下憋气的纪录，”亚当说道，“是汤加努库阿洛法港的大托尼·奇卡鲁创造的。他在海湾的碧绿海水里憋气 19 分 12 秒。”

“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鲁宾梵说。

在一个十字路口，他们都停下不说话。寂静持续了一会儿，仿佛是谁吐了一口寂静在挡风玻璃上，他们看着它滑落下来。他们慢慢开过了乐悠山，把低矮宽敞的郊区宅邸和修剪过的树木渐渐甩在身后。这就是他们住的地方，熙来攘往的车流证明了一个事实：星期六，只要有机会，所有住乐悠山的人都会找一条出逃的路。他们在行使自己作为业主的权利。他们还没忘记，当初那个打着化纤面料领带，长着一层薄薄小胡子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带他们走过即将属于他们的房产，说着压缩的飞机班次，护墙板和这里原先的样子，他信誓旦旦地说今后开车 30 分钟就可以直抵市区——后来事实证明这全是瞎扯。谁也没有大惊小怪。谁如果对乐悠山还有别的指望，对乐悠山的单行线管制抱有任何幻想——那么他也不会住在乐悠山了。乐悠山的居民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妥协的原则上，为了住便宜房子（房子刚好坐落在一个国际机场的飞行航线下），每天晚上，他们得接受耳塞和偏头痛以及由于压力引起的肌肉不适。这里不是神谕之地，这里是消费得起的、建造于 50 年代、配备了标准中央空调和中控门锁、内设学校、伦敦城最最北边的一个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上班的居民住宅区。这里挺适合李金，停车不成问题，而且他的诊所一直在这里，他在这里人头很熟。这里有相当多的犹太人，这一点让萨拉很满意。这里也很适合亚历克斯·李，因为无论哪里都适合他。亚当是方圆数英里内唯一的黑人孩子——可能是这该死的世界上唯一的黑人犹太人——他讨厌这一点，他就是讨厌这一点——就是讨厌——真的——发自内心的，

如果他抬头看这个世界,他会说,是的,这就是我讨厌的地方。我的五脏六肺都在恨它,恨到肠子里去了。对于鲁宾梵来说,如果乐悠山是一个人的话,鲁宾梵会扯下他的脑袋,对着他的眼珠子撒尿,对着他的喉咙拉大便。

YHWH

有趣的现象:鲁宾梵的父亲鲁宾梵希望他长大后当个拉比^①。每次鲁宾梵和李金说起这个对小鲁宾梵最热切美好的愿望时,李金都不知道该做出什么表情。鲁宾梵第一次提到这事的时候,他们正在一起吃工作午餐,讨论李金该如何重新调整他的支出。他们吃的是波伦亚通心粉,冷不丁听到这个消息,李金呛得只好去餐厅洗手间把面条从鼻子里弄出来。

YHWH

鲁宾梵说:“妈的,妈的,妈的,该死的,我热死了。老兄,你能不能把暖气给关了?我们到了吗?我们到了吗?我们到了吗我们到了吗我们到了吗?”他模仿着一部美国电影里小孩子讨厌汽车旅行时的举动。

我不打算宰了他,李金想。他的头很痛。“我不打算宰了你。”他从后视镜里看着鲁宾梵说。

鲁宾梵像条鱼那样吸着腮帮子。“唔,走着瞧吧。噢,是的,呃,好像呃四千万年后你能似的。”

^① 犹太传教士。

这是对目前形势相当准确的评价,因为李金还不到五英尺六英寸,而鲁宾梵是孩子中巨大笨重的巨人怪物。

“你以前个头比现在小。”李金说。

“是吧?”

“嗯,是的。除非我的记性拿我开涮。注意,不是比现在好——只是个头比现在小。”

“被活埋时间最长的纪录是佛罗里达州坦帕的罗德里格斯·耶稣·蒙蒂创造的,”亚当说,“他被埋在亚利桑那的沙漠里整整46天,只靠一根很长的类似吸管的东西呼吸。”

“你到底从哪儿看来的这些玩意儿?”鲁宾梵气恼地问道。“哪个频道?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根本不是电视上的。是书上的。关于纪录的书。我读到的。”

“那就闭嘴。”

李金把一只手从方向盘上挪开,掀起太阳穴旁边的皮肤,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揉搓。他以前经常告诉自己的病人,缓解头痛很有用的一招就是把你的疼痛的区域想象成一个黏土或者橡皮泥捏成的球,你不断揉搓这个球,它就会变细,变成一条线,这样就能彻底摧毁疼痛了。这是骗人的。

“行行好!”鲁宾梵尖叫着。“我和亚当先来,亚历克斯扮演赢家。”

鲁宾梵和亚当十指交缠。这是一个游戏。他们让李金数到三。可是李金心思不在这里,深深沉浸在自己的头痛里。他看见隔壁车里两个挥手示意的6岁孩子,隔着雨水纵横的车窗看起来脏兮兮的,好像一副伤感的水彩画。他竭力回忆孩子们看起来又小又不自信的时候的样子。但是,即便只有6岁大时,鲁宾梵还是那个郊区暴君,只不过用的伎俩不同罢了。那时候,他的武器就是尖叫、鼻涕和绝食。鲁宾梵是那种会把自己